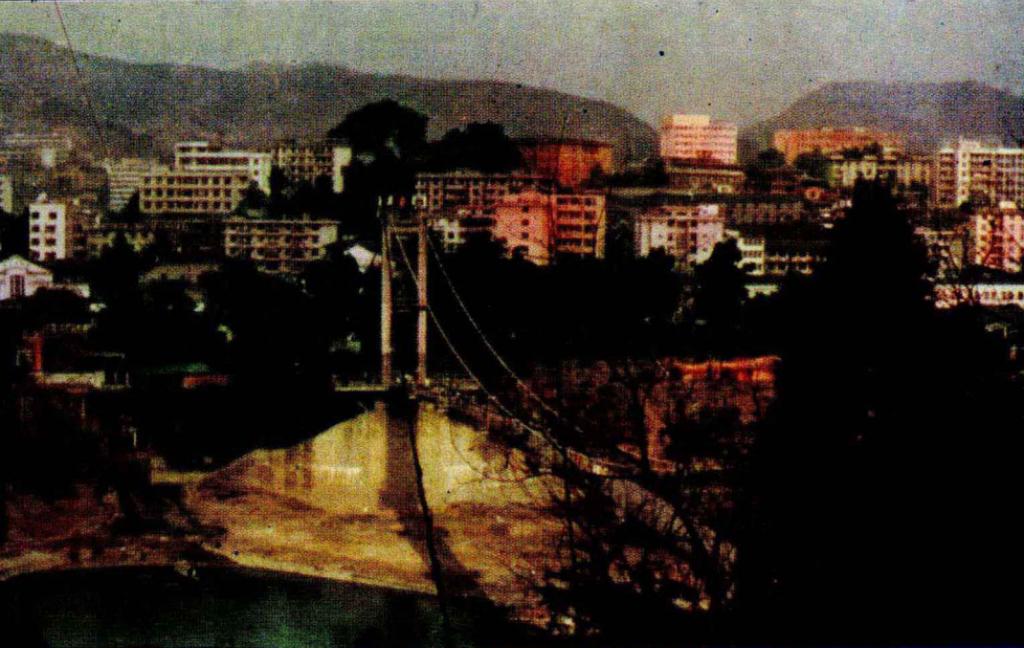


鹭江出版社

# 延城 40 年



YAN CHENG SISHI NIAN

延城40年

## 延城 40 年

主编：刘 明

编辑：朱学新 刘 星 江子辰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37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00

ISBN 7-80533-178-2

---

Z·5 定价：2.60元

## 序　　言

南平，踏着新中国前进的节拍，矫健地跨入了不惑之年。为了向她献上一份40年诞辰的礼物，在有关领导和单位的关心与支持下，《延城40年》这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

南平，是一座古老而新兴的城市。她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岁月。据有关资料记载，南平始建于夏商，县名曾几经更易。唐虞为“扬州城”，三代称“七闽地”，秦时叫“闽中地”，汉初曰“闽越国”，直至东汉建安始置南平县。晋太元四年改为延平，五代初先后改为“龙津”、“剑浦”，元德六年复为“南平”，此后一直沿用至今，1957年撤县建市。可见，南平这座古城，自建立县治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在历史上，她有过许多光荣和骄傲的记录，南平市人民的勤劳、淳朴，山水的便利，文化之发达，才人之辈出，都曾久负盛名，饮誉八闽大地。但是，鉴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她的发展步伐毕竟迈得太小太慢了。直到解放前夕，南平市留给人们的记忆只是“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5月14日，这座沉睡着的山区古城惊醒了。在党的领导下，南平人民用自己

的双手把她建设成为闽北经济、文化、政治的首府重镇。

弹指一挥间，40年已成了历史。南平市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教育、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都在这40年中，尤其是在近10年的改革与建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延城40年》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她的丰姿和伟业。这本书，集政治性、史实性和文学性于一体，我相信，它将会给读者了解南平市的过去和现状，展望山城的未来，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们回顾历史，旨在吸取借鉴、振奋精神，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山区，热爱祖国的情怀。4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绝妙的奇景多在险峻的山川；只有同心同德，才能达到希望之巅。愿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广大南平人民，在改革、建设的道路上，努力工作，积极劳动，为家乡的繁荣昌盛，为中华四化大业的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奉献。

邱正平

1989年5月

## 目 录

序言	邱正平	( 1 )
日出江花红胜火	罗开始 黄睦平	( 1 )
财源茂盛达三江	陈则春	( 17 )
农村经济在改革中奋进	池培生 陈书庆 吴万琳	( 27 )
山城有一股暖风吹向世界	陈金旺	( 33 )
绿色金库的颂歌	魏明阶	( 40 )
山城异今昔 建设展新容	黄传蛟	( 44 )
托起广厦千万间	蓝寿荣 任礼刚	( 52 )
延城交通谱新章	王兴旺	( 59 )
农业的命脉 工业的血液	黄兆贤 伍芝芳 许海营	( 65 )
超越梦想	余丁为	( 73 )
路在他们脚下	林 清 叶光华	( 79 )
金色的支柱	程学文 李 翘	( 86 )
留住蓝天 留住清泉	陈希贤	( 93 )
洒向人间都是情	王占庆 张榕南	( 100 )
南平库区展望与沉思	陈祥龙	( 110 )
宋碑沉思录	陈 晖	( 116 )
文化古城话春秋	刘晓萌	( 122 )
辉煌的瞬间	张灵三	( 127 )
白色——生命的底色	王振沛	( 131 )
在这块充满阳光的土地上	良 棋 佳 声	( 136 )

- 南国山城一奇葩 ..... 黄建国 (144)  
山乡巨变 ..... 李志让 梁文勇 (150)  
小镇艳阳录 ..... 陈贤伟 俞懿玉 (160)  
双江合流处 造纸中心地 ..... 吴修和 黄宗雄 (166)  
生存、发展、腾飞三部曲 ..... 郭林木 林敦和 林 勤 (173)  
南纺的路 ..... 邱金锦 (180)  
从风雨中走来的耕耘者 ..... 陈涛涛 何幼方 (184)  
霜叶红于二月花 ..... 王恒荣 (192)

# 日出江花红胜火

罗开始 黄睦平

在南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布着四个工业区，共有330多家工厂；

在南平，每10个就业人员中，就有6个在工业企业工作；

在南平，每万元工农业产值中，工业产值就占了8800元。

这一组数字，既说明称南平市为工业之城，确非无据；又说明工业在南平市工农业中的比重之大！建国40年来，南平市工业在工农业所占比重已从建国初的3.12%迅速上升到88%，对南平市准确的称谓，应当在“工业之城”的前面，冠以“新兴”两字。

南平市是一座典型的山城，她在我国众多的城市中实在太小了。然而，南平并不因为其“小”而寂寂无闻，相反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名腾四方，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一首宋词写道：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用来比喻南平，颇为贴切。“白白红红”的千朵山花，一担春光。

南平之“好”，不仅是说她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条件，更主要的，她有一个有胆有识、干劲十足的党政领导班子，率领着全市人民，大胆改革，励精图治，明显地改变了我们这个古老山城的面貌：一个落后的消费的传统的农

业城市，变成了以工业为经济主体的新兴之城；原来仅有几家手工作坊式的工厂，如今拥有了造纸、针纺、机械、化工、电子、冶金、食品、塑料、电力、森工、建材等门类齐全、品种繁多的工业体系。

由于工业的迅猛发展，今日南平市已是祖国东海之滨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创立了城市，自然的优势  
固然不可否认，但人的力量却起着主导的作用。**

600里建溪、500里富屯溪，源于武夷山脉，由北而南，挟千山万壑、携千涧万泉，荡荡泱泱，汇集于南平，然后折转向东南，注入浩瀚的东海。

马克思曾经说：河流和航道对创立大城市有法术般的力量……。今天的40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可是南平人究竟有多少法术、多少才智，以其巨大的成就写下了南平市工业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今日南平市的许多工业行业，是在原有微弱的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自发的。

1949年以前，南平虽为“经济中心”，而经济的发展却是迟缓的。抗战时期，南平曾有过数十家的工厂，一些有识之士想在这里振兴工业，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业兴起的幻影，昙花一现似的消失了。1949年南平解放时，只有一座装机容量不足200千瓦的南平电厂，以竹管为动脉的自来水厂，几家小碾米厂，二家手摇车床的小机器厂，一家火柴厂和一家名存实亡的化工厂。当年的工业产值只有41.84万元。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曾濒临倒闭的南平工业，最后并没有消亡，反而迅速复苏、振兴，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拯救了古老的山城工业。从1949年南平解放，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整整八年，南平市工业经历了伟大的变革。三年恢复，三大改造，使私营工业和个体作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山城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南平人记得，当火柴厂、化工厂等几家私营老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第一声锣鼓响彻山城的时候，他们何等欢欣鼓舞；南平人记得，当“一五”计划的国家重点工程有两项在南平开工的时候，他们怎样以工地为家没日没夜地苦干；南平人记得，在水南大桥建成，鹰厦铁路、南福铁路相继铺轨通车的盛典上，他们多么雀跃欢腾，欣喜若狂……

短短八年，山城的100多家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工业产值跃到3695万元，是1949年的88倍，年均递增75.09%。

从“大跃进”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整整20年间，南平市工业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全局性的严重违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错误方针、决策，使南平市工业没有能够达到其原来完全可以达到的速度和效益。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我们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头脑发热，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的作用，强调以排山倒海的精神，发挥“一大二公”的特点，开始“以钢为纲”，而后又“以粮为纲”，一时间“瞎指挥”和“浮夸风”逐步升级，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地干扰了工业生产。到了1962年，工业企业只剩下了148个，停产下马了 $1/3$ ，职工削减了将近一半。工业产值

虽有增长，但那是把破铜烂铁都计算进去了，很有水分。

党中央及时提出的“调查、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一帖医治头脑发热的良药，全市干部群众的头脑清醒了。生产关系“走”过了头，要退回去。按当时的话来说，叫做“要退够”，把生产关系退到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地步。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了。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猛增至8185万元，比1962年增长31%，比1957年增长1.22倍。

特定的年代，写出了特定的历史。这期间，因“小三线”建设而内迁的一批国营企业在南平安下家，增强了南平工业的实力；刚刚发展起来的电子工业，走向市场，崭露头角；为打破国际封锁，土法试制成功的乙炔炭黑，填补了国内空白；两座化肥厂诞生了，基本解决了我市农村用肥长期依赖外地的状况……

然而，非常不幸，这艘刚刚越过险滩的建设之船，却又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挡住了前进的航程。

“文革”10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片面追求产值，不顾经济效益；只讲“政治需要”，不讲价值规律。一时在经济领域里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盛行，像滔滔洪水泛滥成灾。

尽管这样，南平人排除干扰，坚持生产，力图使南平工业在历史的夹缝中喘息、生存、发展。

这一时期，国家对工业进行大量的投资，重点建设了机械、电子、化工、针纺、冶金和一批“五小”工业。70年代后又新增了一批集体企业，使整个南平工业布局、结构有较大的改善。南平市工业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内建立起来的。1976年，全市工业产值20833万元，比“文革”前的1965年只增长1.55倍，年均递增只8.86%。而1977～1978两年中，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业产值达30326万元，比1976

年增长46%，年均递增20.65%。

30年，风风雨雨的30年，南平市工业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跋涉。这其中，有甘甜，有苦涩，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苦恼。然而，经几番失手，历数度挫折，南平人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期待着施展才干、振兴山城经济的新时期。

深刻的思索，犹如孕妇行将分娩的阵痛，  
随之迎来的是婴儿第一声啼哭。南平人在思  
索，南平市的党政领导在思索……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划时代的会议，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发了南平人的勃勃雄心。由于南平特定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资源，使南平人具有优越感；而悠远的历史文化，又使南平人具有不甘人后的心理特点。这一切以前都被种种框框束缚着，压抑着，一经三中全会精神的催化，立即变成一股巨大的积极性，有如岩浆喷发，奔泻万里。

为了结束南平工业30年来缓滞、曲折发展的局面，走上健康、稳步前进的道路，南平人在思索，南平的党政领导在思索。

30年的教训是什么？

——由于我们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加上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工业生产建设战线拉得太长。“大跃进”的三年中，全市工厂一下子从128家发展到244家，职工人数比1957年猛增了6.2倍。这些发展，都是从主观出发的多，考虑实际可能的少。

——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多年来由于布局失当，1957年轻重

工业的比例为47·53，到了1978年为44·56，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呈下降趋势。

——经济效益极不理想。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中，国家投资了39643万元，而工业总产值只增加26631万元，投入产出之比仅1·0.67，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而且历经几起几落的折腾，使得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就市属21家预算内工业企业统计，不仅没有向国家上交一分利润，反而每年要国家倒贴一二十万元。

南平市的党政领导还思索着另外一些现象：

1962年开工的合成氨厂，仍然在使用当时称为“先进”的设备，连年都在亏损；1940年建厂的化工厂，碳黑产量一直徘徊在1959年的水平上；1955年建厂的水泥厂，时隔20多年，窑炉已超龄服役，至今还在继续生产；纺织厂、针织厂的针纺织机有一半以上属50年代以前的设备。那么，为什么企业不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呢？

东风牌手扶拖拉机，曾受到农民披红挂绿欢迎，可多年来产品毫无变化，工厂长期以来吃国家补贴。那么，为什么不开拓新产品呢？

南平市的全民企业，分省、地、市三级管理，大体上正好是大中小三型。这些企业按每百元固定资产创造的产值算，市属的创156元，地属的创100元，省属的创94元；按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利税算，市属的提供17元，地属的提供33元，省属的提供20元。那么，同是全民企业，为何效益竟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几个建在郊区的企业，连年亏损，不是产品不行，是工人不安心，他们公开讲“亏到国家受不了，就该调我们回城了！”那么，为什么职工的命运不能和企业的兴衰维系在一起呢？为什么企业经营的好坏和职工没有密切的联系呢？

南平铝厂是专门炼铝的大厂，电线厂是用铝造电线的大厂，两厂只一墙之隔，公路相通。可是铝厂的铝运往外地，电线厂用的铝却从外地运进来。因为这两个厂分属两个上级两个系统。那么，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之“墙”为什么就不能够掘通呢？

严峻的现实，逼着人们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循着理论思辩的灵光去反思，去追索，去发现……

南平市的党政领导和中国其他城市的人们一样，渐渐悟出：不是哪个工厂有毛病，也不是哪个厂长有毛病，毛病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无形的绳索，捆绑住企业的手脚；无形的巨石，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不砍掉绳索，不掀翻巨石，经济振兴断无成功之望。

面对纵向横向的对比，南平人，尤其是南平市的党政领导感受到挑战的压力，意识到肩负的重任，如果不能把南平市经济振兴起来，就将愧对人民，愧对历史！

出路何在？

搞活经济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不容回避的选择！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不久，老“包”走进了工厂的大门。

南平人勇而有智。从1979年开始，对经济管理上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0年来，强劲的改革之风荡涤着陈腐的观念、落后的方式、旧有的框框。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于是，大规模的引进技术，有秩序的深入改革，齐头并进，紧密结合，成为促进南平经济振翅高飞的两股强大的动力。

南平市工业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落实经济责任制为“突破口”。

1979年春，南平市选择了化工厂、针织厂、通用厂、皮革厂进行了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四个企业，在全市200多个企业中，所占的分量很小，但是，南平市的党政领导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要在这里做一篇“大文章”，开全市企业改革的先河。

四个企业，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他们沉着大胆，充分利用经营自主权，从解决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关系入手，在产、供、销、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改变旧的模式，采取新的做法，经过短时间的实践，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与上年比，他们的工业产值增长了6.6%，实现税利增长了23.54%，职工奖金提高了15%。

深刻的启迪，犹如一声炸雷。过去统收统支、责权利分离的做法，无异于把扬蹄欲奔的骏马，圈在栅栏内。实行经济责任制，适当让企业多留，个人多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企业奋蹄腾跃，国家也会多收。

如果有更多的企业进行这样的尝试，如果全市的企业都来一番改革，那将会出现一个怎样令人振奋的情形！

一个果敢的决策，产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南平市的党政领导，要在工业战线的各行各业，推广四户企业的经验。

一石惊浪，反应纷繁：有赞成，也有非议；有信服，也有怀疑。

几番争论，统一了思想；论证对比，认识了真理。“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之路即使布满荆棘，也一定要举步向前。

四个企业的经验终于站住了脚跟。不久，“老包”走进了全市各个企业的大门。

这仅仅是刚刚起步，更严峻的挑战接踵而来。

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也是靠人奋力拓展的。改革旧的工业管理体制之路是前人从未走过的。南平人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

多少年来，人们把上层建筑视为神圣的殿堂。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南平人，在80年代要撼动这个“殿堂”的根基，踏入这个“禁区”。

这并非胆大妄为！

旧的管理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婆婆”过多，统得过死，限制企业的自主经营，企业要打一口井，买一台电风扇，都要层层报告，逐级盖章。

——权责利脱节，工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有责无权，难怪企业叫主管局为“不管局”，工交办为“空叫办”，经委为“经过委”。

——机构多，层次多，办事效率低，厂上有局，局上有委，还有许多其他管你的“婆婆”，办件事情要“四面烧香”，“八方拜佛”。

——部门分割，互相封闭，切断了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企业经营者迫切要求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

在这呼声的包围中，南平市的党政领导改革的思路渐渐明晰起来。

把门窗再开大一点，让外面的新鲜空气吹进来。

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灯光彻夜通明，党政领导激烈地讨论着南平市的改革大计。新的决策出来了：立即进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请战，很快被省里批准了。南平市作为福建省第一个工业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的城市，犹如先头部队进入前沿阵地。

又是一个春天。从1981年2月开始，南平市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真刀真枪地搞了起来。这一次，南平市经委重任在肩。

当时南平市工业管理体制的现状是，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直属省、地主管厅局管理以外，经委系统62个工业企业分别属于重工、轻工、电子、建材、二轻等五个主管局管理；在主管局之上，又设工交办公室（后改经济委员会）作为工业的综合部门来管主管局。

从何处着手呢？

先简政。面对现行体制，两种主张争论着：一是撤局并委，一是撤委扩局。最终，前者说服了后者。撤销了各工业主管局，由经委一家统领企业。经委职能设置组织人事、宣传教育、生产计划、科技、财务和办公室等六个科室，人员从原来的78人简为42人。简政“折庙”后的富余人员充实到经委下属的二轻、电子、纺织、建材等四个专业公司。经委还成立党委，负责做好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后放权。把分散在各部门管理工业的权力统一集中到经委后，再把其中的大部分权力分阶段下放给企业。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五次给企业下放了33项经营管理自主权。“绿灯”亮了，企业逐渐松开了身上的“五花大绑”，自身的活力日益迸发，经委不再是只管下令、检查、收钱的“婆婆”，成了企业的“伙伴”。企业则说，“婆婆”既帮产前，又助产后，还管教育，传信息，我们是离不开啦。

再承包。推行承包经营，指导思想明确：革除长期以来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弊病，使企业外有压力，内有动力，充满活力，从而出效益、出速度、出财源，出人才。

于是，从1981年以来，经委上对国家财政进行上缴利润递增